

尼克松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ICHARD NIXON

真正的和平 REAL PEACE

● 世界知识出版社

真正的和平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PEAL PEACE

Richard Nixon

钟伟云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出版：林 琦

责任校对：王 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正的和平/(美)尼克松(Nixon, R.)著;钟伟云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尼克松文集)

ISBN 7-5012-0984-7

I. 真… II. ①尼… ②钟… III. 对外关系-战略-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623 号

图字: 01-97-1595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4.5 插页: 4 字数: 65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本文集主要收录尼克松论述国际政治及其个人经历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过去曾出过单行本，收入文集时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并增加了少量注释。

尼克松是冷战时代的一位有特色的美国政治家。他以坚持反共的意识形态闻名，又以现实主义的大胆决策著称。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中，他比较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世界形势，了解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就任美国总统前，他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说中发表了关于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承认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就任美国总统后，又为打开中美关系采取了重大

外交行动,对于扭转美国的颓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他不像美国一些政要和学者那样头脑发热,而是清醒地看到美国面临的挑战,并强调在新的基础上保持中美正常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尼克松的政治主张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代表的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志。但是,有分析地研读尼克松的著作,对于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今后的世界发展趋势,都是有裨益的。

这是一部关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言简意赅、论证缜密的著作。在这部书里,作者理查德·尼克松认为,现代武器虽然使得战争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爆发,但是我们与苏联的分歧仍是深刻的和不可调和的,并且从潜在的角度来说也是致命的。这位前总统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不可能与不可调和之间航行,缔造实实在在的、持久的和平。

首先,作者揭穿了他所称的和平的神话,即

诸如裁军、通过贸易求和平、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建立世界政府等幻想。尼克松总统说，此类政策从未能够避免战争，如果我们认为它们现在能够避免战争，就会招致灾难。

接着，他阐述了可以打开通向和平之门的钥匙：“清醒的缓和。”它是缓和与威慑的切合实际的结合，其内容涵盖了东西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如何利用首脑会晤、经济力量和其他手段来阻止苏联的胡作非为，并减小世界战争的危险。

作者列举了任何军备控制协定要行之有效所必须具备的6条基本标准，阐述了联系的概念，即苏联人在一个领域的行动必将影响到我们在另一个领域与他们的关系。尼克松总统认为，苏联人虽然原则上反对联系这个概念，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不得不加以接受。

这位前总统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联盟结成一条新的统一战线，既要增强联盟的军事力量，又要使联盟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协同一致。作

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友好关系的设计师，作者要求我们在处理与苏联关系时不要动辄谈论“打中国牌”。他说，苏联与中国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只会增加而不会降低战争的危险。

尼克松总统认为，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第三世界，这里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发生冲突的数不清的战场。他所提出的消除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建议既尖锐，又切中要害。

关于中美洲危机、日内瓦艰难的军控谈判和苏联击落韩国民航客机事件，《真正的和平》进行了再及时不过的论述。该书以其严肃性、务实性和它理解全球事务的透彻性，为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辩论作出了不可或缺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和平的神话	1
第二章	实现真正和平的钥匙	19
第三章	北约与日本	69
第四章	中国	85
第五章	第三世界	93
第六章	和平竞赛	121

第 一 章

和平的神话

除非美国和苏联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否则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不论何时或在何种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都承受不起向对方开战。由于每一方都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争不再可能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双方在一场全面常规战争或核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将大大超过所得到的东西。

19 世纪的德国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政治活动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在那个时代，各国领袖们都把战争或战争威胁作为迫使敌手就范的最后手段。

今天，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诉诸这种最后手段无异于自取灭亡。在核战争时代，以战争手段来延续我们的政治分歧无异于毁灭我们的文明。

战争是旧时代的选择。和平是未来的唯一选择。今天，我们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一块险象环生的中间地带，处于一个恐惧与日俱增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军事威力的膨胀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政治鸿沟的扩大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填平的程度。

形势是严峻的，时间是宝贵的。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必须抓住目前的机会，实现一个大的和平突破——不是神话中完美无缺的和平，而是实实在在的和平，双方共同承认严酷的现实，即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消弭的分歧，但它们的生存则有赖于它们能否找到不通过战争来控制它们分歧的途径。

决不能允许再发生世界大战，不管是常规战争抑或是核战争。核裁军运动所产生的一个最幼稚和最危险的谬论，是认为没有核武器，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那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和日本的狂轰滥炸和苏联人最近在老挝的化学战中幸存下来的人可以作证，常规战争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们对核战争的恐惧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让这蒙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常规武器日益增长的、可怕的毁灭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 1500 万人死于常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有超过 5400 万人死于常规

武器。如发生第三次常规世界大战，伤亡人数将会多得多。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任何常规或核世界大战中，不会有赢家，只有输家。1969年我和夏尔·戴高乐在凡尔赛会晤时，戴高乐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所有国家都输了；两个国家被打败。”

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所拥有的优势，是二战后阻止苏联对西欧发动常规战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拥有这种优势了。虽然战争已不再是推行政策的手段，但是在维护和平中，战争工具必须继续发挥作用。军事威慑，包括核威慑在内，是任何持久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双方力量相当时，潜在的侵略者就不敢轻举妄动。

荒谬的是，虽然战争已经过时，但我们却生活在一个战火弥漫的世界中。在今年即1983年夏天，15场战争和几十场小规模冲突在这个世界肆虐。二战以来，已发生了140场战争，造成一千多万人死亡。这些战争中，有许多是第三世界的局部冲突，要么是国家之间为宗教和领土而战，要么是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不得人心的统治者。但是，在几乎所有这些战争的背后，都隐藏着超级大国对抗的幽灵。

在一些地方，是苏联挑起并激化了冲突；在另一些

地方，则是美国插手冲突，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共产主义侵略者的威胁。只要两个超级大国认为它们的利益和责任是全球性的，那么，每一场小规模战争都是一场酝酿中的世界大战。任何一位游击战士，不管他的事业多么荒谬，不管他的国家多么偏远，都可能打响震惊世界的一枪。所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考虑到世界各地的冲突和导致冲突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

真正的和平不会突然并从一劳永逸地“发现”的某种魔术般的模式中产生，就像发现迦南或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圣碟和圣杯那样。真正的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处理和控制相互角逐的国家间、相互角逐的制度间和相互角逐的国际野心间的冲突的长期过程。和平不是冲突的终结，而是与冲突共存的一种手段；和平一旦实现，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呵护，否则就不可能持久。

把真正的和平与完美的和平混淆起来，是一种危险但又很常见的谬误。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动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可是，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

由于人类的本性使然，完美的和平只有在两个地方才能实现：在坟墓里和在打字机旁。在印刷品中，完美的和平之花争奇斗艳。它是诗歌和格调高雅的报纸社论的题材，是用美好的思想和华丽的言辞塑造出来的。而真正的和平却是现实世界的实实在在的结果，是由脚踏实地、深谋远虑的领导人缔造出来的，这些领导人的民族利益观念坚定不移，如钻石一般坚硬。

那些在打字机旁而不是在谈判桌旁缔造和平的人，用不着亲自去解决现实国际外交这一纷繁复杂的领域中的种种棘手问题，就可自诩为和平的缔造者。在他们看来，实现和平的惟一障碍，是令人遗憾地缺乏他们所宣称的那种无私和理想主义的、愿意为实现世界和平而抛开局部民族利益的领导人。他们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自我利益这个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就一直驱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将彻底消失。

完美的和平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因此，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并持续不断的世界里，完美的和平毫无实际意义。如果真正的和平要存在下去，它就必须与人类的野心、人类的自尊心和人类的仇恨共存。不考虑这些因素，和平就不可能持久。

我们必须牢记两点基本的事实，才能迎接真正和平

的挑战。

首先，冲突是世界的客观存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必然有一些国家不满足于它们所拥有的，并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多得到一些。另一些国家则要抵制这些想捞一把的国家的图谋。这样，这两类国家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冲突，而如果它们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冲突，它们最终就会诉诸武力。

其次，各国只是在认为它们可以从侵略他国中得利时，才会发动侵略。相反，如果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它们就不会发动侵略。

人类的本性是难于改变的，因此，在一个各国相互角逐的世界里要实现实实在在的、可持续的和平，唯一的手段就是使战争无利可图。

今天，实现和平的大多数障碍都来自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但西方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阻挠缔造和平的努力。其中一些人是处心积虑地这么做的，他们效忠的对象和动机都一目了然。然而那些漫不经心地这样做的人则要危险得多。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

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答案。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都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都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写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

在他们看来，现代世界是如此复杂，如此深奥，他们宁可在简单的答案中寻求安慰。他们没有认识到，要是每一个复杂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往往是错误的。

缔造和平是一件艰苦的、荆棘满途的工作，难怪一些人想走捷径，希望以既迅速、无痛苦又廉价的方式实现他们想要的和平。然而这些捷径永远不会奏效，我们也不能指望它们会奏效。

大家心里都清楚，能够从“快速致富法”之类的书籍发大财的，只是那些杜撰此类书籍的人。但是，正像仍有数不清的“快速致富法”一样，世间也有许多十分

诱人的“快速致和法”。

这些就是和平的神话。神话是虚构的故事，是人们对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所作的自圆其说的解释。古人编造出虚构的故事，用于“解释”雷电和四季更替；现代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诠释”国际关系。对那些被当前复杂的现实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来说，这样的神话是极富说服力的。但这些神话具有双重的危险。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神话不仅会转移我们的领导人的注意力，混淆他们的视听，阻塞他们的决策渠道，而且某个神话还有变成官方政策的可能。

裁军神话。这是和平神话的始祖，是一代又一代理想主义者的宠儿。裁军的主张建立在一种逻辑谬误的基础之上，把人类的意图与实现这一意图的手段等同起来。但在人类历史上，裁军的主张周而复始地吸引过无数的和平缔造者，并使他们感到失望。

“裁军主义者”是些危言耸听的人，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恶魔莫过于军备竞赛。他们认为，导致战争的，是武器的**存在**，而不是导致使用武器的政治紧张关系。由于这一根本性的误解，裁军主义者对和平的最大渴望恰恰是国际灾难的一张处方。

如果我们要在实现真正和平的道路上取得哪怕是一

点点进展，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战争的发生是由于政治分歧未得到解决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武器的存在造成的。在开展军备控制谈判的同时不去解决国家间的其他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就像医生治疗一个肺炎病人时只开阿斯匹林而不开抗生素一样。

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签署的协定，是20世纪签署的极少数几项军备控制协定之一。美国、英国、日本同意限制它们的海军力量，规定它们的战列舰的比例为5：5：3。日本还与8国签署条约，同意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但是，日本对远东的野心及其对西方列强的憎恨远远大于它对所签协议的承诺。因此，它于1931年入侵了中国，并于1941年对我们在珍珠港的海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军备扩张的结果，而是由于日本和德国的领土野心所致。德国和日本的军备扩张是由于它们的野心所致，而不是野心的根源。当今世界的军备竞赛，是在具有相似的野心的苏联与决心避免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的自由世界之间进行的。在谈论军备控制之前，必须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源。

确实，防止核战争的灭顶之灾的一条可靠途径，就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但是全面的核裁军却是一个不可